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明珠緣
第四十回 據災異遠逐直臣 假緝捕枉害良善

詩曰： 普天有怨不能平，致使災殃處處生。

烈燄亂飛宮觀盡，橫濤怒卷室廬傾。

堪嗟修省成閒事，多把忠良逐遠行。

可恨奸雄猶四志，只言天道是如盲。

話說魏忠賢殘害揚州，又攘奪他人之功，將姪子分茅列土，忽把個村夫牧豎平白的與元勳世爵同列，朝班不獨人心不服，天道也是惡盈的。於是四方生出許多災異來，各處告災的文書紛紛似雪報到各衙門。且說揚州，因怨氣所結，自冬至次夏，江淮南北半年不雨，赤地千里。但只見：

田疇無潤澤，禾黍盡枯焦。炎炎赤日，青疇綠野盡揚塵；滾滾黃沙，闊澗深溪皆見底。數千里炎蒸似，一望處桑柘生煙。林中不見舞商羊，岸上惟看走旱魃。神靈不應，漫言六事禱商王；黎庶驚疑，想是三年囚孝婦。

大旱半年，高田平野俱是枯焦，人都向深湖陂澤中耕種。誰知七八月間，又生出無數的飛蝗來，但見：

營營蟻聚，陣陣蠅飛。初時匝地漫崖，次後遮天蔽日。隨風飄墮，禾頭黍穗盡無蹤；作陣飛來，草實樹皮風聲盡。渾如蠶食葉，一似海生潮。浮江渡水，首連銜尾結成球；越嶺過山，鼓翅騰空排作陣。

江灘財賦之區，不獨民不聊生，即國賦亦難供給。

同時，山西大同忽然地震起來。只見：

動搖不定，初時駭駭群驚；簸蕩難休，頓覺天翻地轉。家家牆倒，東藏西躲走無門；戶戶房頹，覓子尋爺行沒路。峰摧城陷，非兵非火響連聲；血屍屍山，疑鬼疑神人莫測。不信巨靈排華嶽，真同列宿戰昆陽。

自西北至東南，聲若雷霆，震塌城樓、城牆二□餘處。又渾源州忽然自西邊起，城撼山搖似霹靂，震倒邊牆不計其數。有個王家堡地方，半夜時天上忽然飛起一片雲氣，如月光從西邊起，聲如巨雷，自丑至午不時震動，搖倒女牆二□餘丈，官民房屋倉廩□塌八九，壓死人民無數。各處俱有文書，紛紛報部。

到了五月六日巳刻，京師恰也作怪，但只見：

橫天黑霧，遍地騰煙。忽喇喇霹靂交加，亂滾滾狂風暴發。磚飛石走，半空中蝶舞蜂翻；屋壞牆崩，遍地裡神嚎鬼哭。在家的當不得梁摧棟折，膽喪魂飛；行路人苦難支石壓土埋，屍殘肢解。莫言變異非人召，自古奇災衰世多。

京城中也自西北起，震天動地如霹靂之聲，黑氣沖天，彼此不辨。先是蕭家堰，西至平則門、城隍廟，南至順城門，傾頹房屋，平地動搖有六七里，城樓、城牆上磚瓦如兩點飛下。人先但見煙霧滿前，不辨路頭，後又被震倒牆屋的響聲聒耳，弄得人進不得出不得，路上壓死、驚死的人何止萬餘。個個都是赤身裸體，焦頭爛額，四肢不全。工部衙門至□附馬街一帶，五六條衢衢內，就是官員，也多有死的。順城門內象房震倒，象也驚得發狂，東奔西走，不知踏死多少人，一城中驚得鬼哭神號。此時官民死傷者甚眾。直至兩三日後方定。後邊訛傳，是王恭廠火藥走發，所以如此。不知火藥走發，何以與大同地震同時。欽天監只得按占候書題一本道：「地震者，陰有餘也，占為主弱臣強，天下起兵相攻。婦寺，大亂之象。」忠賢見本，不知修省，反大怒，說他「妖言惑眾」，將司天官矯旨杖死，豈不可笑？這正是：

天心原為奸雄警，地震反貽司歷災。

皇上因此避殿，撤樂減膳，仍敕各官素服修省。有兵部尚書王永光道：「今天變，實有所為，聖主既見災知警，我輩為大臣者，豈可避禍不言？」便上疏道：「敬竭葵藿之誠，修陳災情之實，仰啟聖明，亟賜採擇，以回天心，以維天運。」大意是說「災異漸臻，必朝廷政臣有險人，顛倒悖謬，以逢天怒。如刑獄繫人生死所關，今累囚半是詔獄，追賊即以畢命，上天好生之德有所未忍，乞悉付法曹。至於軍儲告匱，土木頹興，與其急土木，不若急軍需。議搜括曷若議節省，請於皇極殿告成之日，暫停工作，惜海內之物力並於軍前。若夫傳宣詔旨，或以誤而成訛，不知稟擬歸之政府。甄別流品，或以疑而成混，不如平討付之銓曹。」這本內雖未直說忠賢，卻都是說的他所做之事。忠賢見了大怒，竟畝中不下。次日，禮科給事中彭汝南也上一本：「為天災人災同時互見，觸目驚心，恪遵明旨，恭陳修省之實，以重天戒，以保泰運。事望聖明除煩去苟，布寬大之政，輕穀薄賦，停不急之工。」同時有個御史高宏圖，也上一疏，與彭給事所論大概相同。忠賢把兩個本都畝中不發。

誰知地震未已，民心尚未定，忽然二□日的丑時，京師又反亂起來，但見：

初時半天皆黑，後來滿地通紅。爍爍的光分萬點，夜闌天畔落疏星；紛紛的燄散千條，天曙曉光開赤霧。遍地上大龍飛舞，半空中火鴿盤旋。人畜爭喧，吳騎東風馳赤壁；樓台沒影，秦兵三月潰咸陽。

原來是朝天宮正殿火起。這殿只有大朝會百官習儀纔開，平時緊閉的，不知何故，忽然燒起。頃刻間，煙燄燭天，沿燒殿後及兩廊房屋，共有一百二□餘間，俱化為灰燼。直弄得那些道士，馱神像、搬私囊，也有找師父尋徒弟的，一個個哭哭啼啼，東奔西跑。五城御史率領著兵馬司工部街道，錦衣衛提督街道等官及各坊番役人等，都帶著撓鉤火搭來救。那火勢越大起來，那個敢動手？只有袖手看燒。

一月之中兩次奇災，真是小民惶惑，臣工所當修省的時候。那王司馬見前疏不下，已知拂了奸闖，便道：「我既不能弭災轉祥，就是失職，該罪；又不能驅奸正法，也該罷。我若不決然求去，感悟君心，反待他片紙出朝，斥逐而去麼？」便又上疏道：「天心仁愛，無窮修省，未見明效，謹陳辭求罷，以答天譴。仍乞聖明立行實政，亟賜挽回，乞聖上之行念刑、減稅二事。」吏部尚書王紹徽也題一本：「為欽奉聖諭事，乞崇養士節。」忠賢見了，大怒道：「朝天宮火災，必是奸細在內。因前日地震，百姓驚恐，思欲乘機生亂。可著廠衛各衙門緝捕的用心緝訪，三日一比，定要捉拿奸細。如□日內無獲，各官一體治罪。這兩個老兒就事生風的煩瀆，須把他剝奪了纔好。」李永貞道：「這兩個老兒前日的本都被畝中，卻也有些沒趣。他畢竟要去的，爺若因此逐他們，外面又說爺不能容物了，須再停幾日。他若不見機而作，就先把那一班為災異上本的原官他幾個，他們自然要去，那時便與爺無干了。」正在那里計較，要去兩個大臣。

不料外邊的災異越凶。武清縣天降淫雨，只見：

無明無夜，如注如傾。白茫茫六街三市盡橫波，急攘攘萬戶千門皆巨浪。苔生屋角，蛙產灶前。扳樓入閣，渾如野鳥棲巢；逐浪隨波，一似游魚翻浪。正是：只為奸雄干帝怒，卻教百姓受飛災。

數日來水深丈餘，運河一帶河西務、棉花寺、楊村驛等處，田禾盡皆沖沒。這邊又來報災，東阿縣運河泛漲，良鄉自西門灌入，官署倉廩盡行沖塌；大興水高二三丈，須臾風雨大作，射入蘆溝橋。又陡長三丈有餘，決開塘壩堤工二三□處，廟宇民房沖倒無數，淹死漂沒者不可勝數。可憐這一方呵：

白浪湧天高，橫波隨地滾。漂沙走石，便太華難使回流，湮谷連山，任神禹也難即治。更可恨沒面皮的海若，沖州撞縣，那裡顧瀆盡官舍民房；最可懼少惻隱的馮夷，播虐揚威，全不管漂沒田禾樹木。正是：村舍全無火，人民少有家。樹梢存敗甌，屋角鬧鳴蛙。

時賢又有詩曰：

湖埭觀秋秋可憐，蕭然四顧爨無煙。

門前水長高於屋，堤上風翻不繫船。
天漏只今成累歲，官捕誰為乞回年。
杞人無限憂時淚，好藉飛鳧達帝前。

古來雖有災異，卻未有水、火、地震並於一時，都在神京一處的。魏監猶以天變不足畏，聽了李永貞之言，見南京河南道御史游鳳翔的本道：「天心仁愛，人君多降威以示警；明主克謹，天戒每修德以弭災。懇竭誠修省，挽回天變，以保國祚於萬年事。內陳求直言、惜物力、擴仁恩三事。」忠賢正要尋幾個官兒逐去做個樣子，遂矯旨道：「游鳳翔先經考察，劣轉知府，乃從寬姑復原職；今又逞辭市恩，摭飾瑣瀆，仍著以知府用。」先外轉了游御史。那王尚書、鼓給事、高御史，都各見機引退，或乞休，或引疾，或告養，紛紛求去。舊例：大臣求去，俱有溫旨慰諭。忠賢已是要他去的，便奮也不敵，竟傳旨俱准回籍，一切恩典全無，亦不許馳驛。可歎一個王尚書，身列九卿，位至宮保，也不能起個夫馬，只得自雇牲口，寄宿村店。鼓給事等亦自買小舟，悄悄而去。一路上門生、故舊、親戚都不敢接見，恐惹出事來。正是：

喉舌專司思補充，權托微忤拂朝衣。
一肩行李扁舟小，猶似當年下第歸。

自來遇災異，便求直言，忠賢卻把幾個直言的都剝了職；古來遇災異，便省刑罰，忠賢偏要尋事害人。那朝天宮的火災，他認定是奸細放火，著落各衙門緝訪。那巡視街道的楊寰，五城兵馬司並東廠各官，俱三日一比，拷打那些軍校們。沿街入巷，不論大小人家、市井鋪面都布了人。

忽一日，捉住了兩個遼東人，一個叫做吳國秉，一個叫做武永春，解到東廠來。那吳國秉係內地蓋州衛人，因廣寧城陷，逃出邊外，路上遇一女子，因此二人遂成就了。女子將銀鏡兌換做了些盤纏，夫奄商議進京投親，誰知豬羊走入屠戶家，一步步來尋死路。雇了驢子與婦人騎了，不日來至京城，尋房安下，纔去訪親戚。偌大個京城，是天下九州島聚會之地，人山人海，那裡去尋？終日尋訪不見，盤費又用盡了。正是人急計生，只得就在前門上做個窩家，做私巢子接人。卻不當官差有一班做客的，怕媚家脫空，每要走小路。那女子一則生得好，引得動人；二則性情溫柔伶俐，嫖客來得多，到也豐衣足食的起來。

一日，有個幫閒的送銀子來做東道。晚間來了一個大漢，也是遼東中屯衛人，姓武名永春。他因兵克廣寧時，收拾了些細軟並人參□斤，進京避亂。原來就是這婦人的緊鄰，永春平日就羨慕這女子，今日相會，大遂心願，一連宿了□數夜。後來便帶他家住，把了幾兩銀子與吳國秉做生意。起初只說包著他，到後來竟占定了，不但不許他接客，並也不許國秉沾身。國秉因圖他攜帶，遂不敢言。一日武永春酒醉回來，見婦人與吳國秉說話，他到反吃起醋來，亂罵。國秉道：「你占了我的老婆，反來罵我？」武永春道：「你的老婆是那裡來的？你也是拐來的，送你到城上，直拷死你。」國秉大怒，舉手就打。二人打到街上，卻被巡捕的一條繩子鎖了，解到廠裡來。

掌刑百戶孫雲鶴升廳，番子手帶二人上堂跪下道：「這是兩個遼東的細作。」雲鶴道：「快快招來。免得動刑。」吳國秉道：「小的是蓋州衛人，前廣寧陷時，被兵擒去，後廣寧兵退，同被擒的有千餘人，有三岔河逃回到山海關水口，水師把總渡小的們過關，來至京中投親。後遇著這武永春，也是中屯衛人，與小的奔子有親。他曾借些本錢與小的做生意，不幸折了幾兩銀子。今日因酒後算帳，相嚷有之，並沒有做甚細作。」孫雲鶴道：「且帶下去，把那武永春帶上來。」永春道：「小的是小屯衛人，因廣寧陷時，領家眷進京，來此已住了半年。後遇著這吳國秉，他的奔子與小的是親，常時往來，小的有幾斤人參與吳國秉賣。因他虧折了幾兩本錢，故此相嚷，不知甚麼細作。」孫雲鶴喝道：「胡說，吳國秉纔已招了，你既是逃難的，怎麼就有這許多人參販賣？」武永春道：「小的原有些產業，雖是避難，也還帶得些貲囊來。」孫雲鶴道：「這廝不打如何肯招？」喝令：「打！」兩旁皂隸雄糾糾的拖翻了，每人各打四□板，拍著驚堂，叫他們招。永春道：「就打死小的，也沒得招。」又叫夾起來，夾了又敲。武永春還硬掙。那吳國秉夾急了，只得口裡亂招。孫雲鶴道：「且收監。」隨差番子手提他家眷。

番子手到武家細細搜尋，也無多細軟之物。眾人拿起一半，帶了婦人並兩個包袱到廠。雲鶴也知是無軸，因不敢違忠賢的意旨，只得借此討好，又把二人次日提出來夾打一番。吳國秉急了，想道：「看此光景，斷無生理，不如亂招了，還可免些刑罰。」因恨聶廷瑾無情，便妄扳道：「小人無知，一時做了細作，奉令來京探信的。若問同伴，還有個聶廷瑾等七人，尚在山海關等信，武永春也是一伙，他先到京的。」

孫雲鶴審了供詞，來見忠賢。稟知忠賢與李永貞，計較要差人到山海關拿人。李永貞道：「關外兵民進關來京者極多，今若差人出去拿，又恐生變，不如行文與督撫，教他嚴審定擬，即於彼處正法。」此時督師內閣是孫承宗，批行山海關主事陳祖苞審理。七個人皆是良民，絕無奸細影響。又有同來遼陽的軍民三百餘人，到陳主事衙門伏地痛哭道：「我等皆是朝廷的赤子，只因生在關外，兵馬來往，因此入關的。如今忽遭誣害，到是來投死的了。如果他們是奸細，我們三百餘人情願同死。」陳主事聽了，卻也難誣，只得將他們並非奸細情由回詳閣部。

閣裡覆命，忠賢見了大怒，駁下來要行速處。閣部又行文與主事。再行嚴審，並無影響，只得再呈閣部，擬將聶廷瑾等七人分配關外各官名下當差，庶不至枉殺無軸，亦可防微杜漸，不阻邊民歸赴之城。把忠賢一片心都拂了，越加其怒，遂矯旨道：「陳祖苞防奸不力，問事循情，著革職；聶廷瑾等著解京聽審。」陳主事落得卸肩而去。孫閣部只得將七人解京，竟送鎮撫司。

許顯純見面就是每人一頓夾打，不到幾日，早死了三個。又提出武永春、吳國秉來拷打，夾了又拶，又上起腦箍來，把二人眼珠都箍出來，死而復甦者再。吳國秉道：「武哥招了罷，招也是死，不招也是死，招了還免些痛楚。」永春道：「當日離了兵馬到京中，只說是安身立命，誰知竟遭此橫禍？罷！罷！總是一死，依著你招了罷。」便道：「小的扮作逃民，混入關內，潛至京師，打探消息。同伙吳國秉攜婦來京為娼，好招攬後來的人。聶廷瑾等住山海關以傳消息。」許顯純題了一本，忠賢不下法司再審，竟票旨道：「武永春潛入輦下，探聽虛實，吳國秉、聶廷瑾皆後合謀，不分首從，俱著凌遲。」旨下，可憐將六個人無軻同副於市。正是：

脫難怕為刀下鬼，逢冤還作怨愁魂。畢竟不知副了六人之後又有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